四庫全書

史部

令獻備遺卷五

明 項篤壽 撰

宋訥

宋訥字仲敏大名滑縣人也元至正間舉進士授鉛山縣知縣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監助教應制撰諸勑文操筆立就稱旨超拜翰林院學士遷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太學成擢祭酒師道尊嚴諸生畏且愛之乙丑戊辰兩科取士多出大學而魁選尤多大被賞

遇訥嘗有疾上遣中使致諭畧曰卿稟純誠病必速差且命畫工繪象以肖馬上覽之甚喜然終老之召其子望江主簿麟侍養京師居常寢食恒在廂房不宿于家疾革乃歸卒于私第年八十上親為文以祭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

論曰董生有言養士莫大乎太學高皇帝初建成均得宋公為師教人先躬行而後口說故士皆務實人材質直朴醇足以適用蓋身教行而師道立也諺曰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惡在多言哉

朱善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也十歲能文通經義元末隱居纂述所著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輯諸書事繼母李氏甚孝避兵扶母竄匿者十餘日竟兩全高皇帝既定天下開設學校而豐城仍舊為富州州守强富中請為訓導南昌守許方以名聞于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院修撰署院事兼知制誥逾

年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著遼海集未至遼賜還鄉十七年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旨校文禮闈授文淵閣大學士以疾告歸卒卒之前夕有星如虹墜于所居鄉人異之

論曰朱公雖純嘿以明經薦陟館閣不為不遇矣

劉崧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也初名楚國初更名崧以經明行修薦為兵部職方郎中歷署總部事奉命徵糧鎮

江多公侯官田崧歸奏之有旨分官民田尋命往廣東買馬及點視山東驛遞相視萊州遭風海船皆稱職遷北平按察司副使政有聲績徵拜禮部侍郎嘗奉勑撰勲臣神道碑銘及封誥宋濂見其文嘆曰此今之司馬子長也進攝吏部尚書踰月以災異免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見必燕語移時未幾以疾卒于京師崧性廉慎所居屋壞半以茅覆之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居官弗復增一布被十餘年為鼠所傷命吏

置之仍補鼠傷者以衣其子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得白金九十兩封識託其鄉人及歸取之其人悉用去崧不復問所著有職方詩集行于世

論曰劉子高之清近世所未見也其權吏部也不逾月而免功業不概見惜哉

董倫

董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也世居燕之宛平元末徵辟不出洪武十五年單縣張寧以倫薦徵為春坊贊善大

夫賜冠帶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高皇帝聞而喜十八年陞春坊大學士會東宮晏駕二十五年出為河南左叅議在任盡心民事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方孝儒為之記嘗草封事數千言悉當上意二十六年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擢為陝西右叅議三十年註誤坐免謫教須南皇太孫憐而老之賜白金若干鎰建文初眷念舊學屢問倫左右多言倫可用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儒入内閣侍經筵考庚辰

會試得名士胡廣吳溥楊榮楊溥胡濙輩號稱得人
解縉之謫河州也與倫書祈哀倫言之于上召還以縉
為翰林待詔其拳拳汲引類此倫質直敦厚有文學為
時所重濟時匡君之念老而益篤革除年間卒
論曰昔魏徵言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有以哉董公以
耳盤之舊建文中復赴宣室之召從容清禁壽考令終
將不得為良臣乎哉

陳璀

陳瓘字同故江西廬陵人也少讀書元季知天下將亂棄去習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場樹木人莫測其意數年樹成列四方盜蜂起遂募義勇屯其中保障一鄉賴以安堵七年陳友諒將熊天瑞強致瓘與俱至九江瓘知陳氏必敗去之甲辰高皇帝克武昌瓘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謁軍門陳救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改左司都事僉郎中陞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徐達北征瓘贊軍事既克泰州留瓘督

築城之役尋命總制真州軍事丙午除寧國知府首興學育材問民所疾苦禁并兼覈欺隱所創户帖命布之天下宣城民田濵江者歳患水加築隄防伐石作水門以時蓄洩强盜刼麥舟坐死者四十八人璀曰此皆愚民因舟漂抵岸引挺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論死至衆邪乃坐先取者一人餘減死論奉命督餉北平還京師臺省爭薦之璀固辭歸召赴京道病卒

論曰璀有文武材雖早死不究所用然其才不已可概

見乎

陳遇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篤學博覽至正中授温州路教授棄官歸人稱為靜誠先生上定金陵秦元之薦宜顧問召見與語大悦稱先生與官辭不就上問保國安民大計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為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除禮部侍郎又固辭上望見連呼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每燕見賜坐食談説經史人有過被

譴力為解上嘗曰卿老矣有子可帶刀衛朕頓首伏地辭年七十二卒時江西鈆山龔斆學博行淳以明經為教授御史葉孟芳薦徵至洪武十三年秋上坐武英殿見諸儒使言志皆對曰不敢上負聖主自棄明時上喜始置輔官以王本杜佑及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冬官缺令兼攝未幾斆致仕十四年起為國子司業陞祭酒杜斆壺關人勤慎力學精通易書詩為四輔官兼太子賔客後以疾卒源興化儒學教授洪武

十三年中書舍人林廷綱薦源德行本以儒士行誼著

聞

論曰靜誠堅志辭爵祿而恩禮不衰豈徒高尚其事要

亦明哲自保者矣龔斆王本杜佑杜斆趙民望吳源亦

一時之儁也

樂韶鳳

樂韶鳳全椒人乙未從渡江叅贊機事洪武三年授起

居注遷兵部尚書改侍講學士修大明日歷重定洪武

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章病免八年陞祭酒尋致仕歸以壽終友人趙奎王才魯文質陳旭陳友竝起畝澮從上渡江取采石奎有材畧立功授總管守宜興洪武四年從征芇甫猝遇敵衆畏怖奎獨奮殊死戰敗之旭英毅多智識友有膽氣常居前鋒才有材武文質攻醫授太醫院判奎才竝都指揮使旭從靖難封雲陽伯友平蠻功封武平伯

陶凱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文洪武初薦脩元史選授太子書尋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超陞禮部尚書四年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凱每議禮與藁城崔亮相可否亮亦善論奏是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相能遂成嫌隙其禍非細若江充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府

省臺官兼東宫賛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患五年凱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録聖旨及時政依會要編類為書上從之出為湖廣叅政致仕八年召為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仕自稱耐久道人上怒曰何自賤也尋坐罪初牛諒與凱同為禮部尚書以怠職犧牲不中廢功臣廟不葺降主事尋復尚書未幾坐不職罷時有潼川楊訓文者元淮海書院山長居江都吳元年

徵為起居注兩遷中書省左司郎中入禮部亦與凱同為尚書已而改户部出為河南行省祭政亮初為禮曹主事洪武元年召為禮部尚書滕毅不知何許人與訓文同以儒士徵從事徐相國幕下授起居注上命集古無道之君如桀紂秦皇隋煬事以進曰往古人君善惡皆朕龜鑑也洪武元年初設六部首擢毅為吏部尚書

論曰兩祭酒學行醇固模範克端一時趙王輩文武兼資足稱為寔者矣

唐鐸

唐鐸鳳陽人洪武庚子從攻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為殿中侍御史陞刑部尚書改兵部尚書改諫議大夫左遷復為兵刑二部尚書致仕再起為太子賓客尋陞太子少保二十八年使龍州諭趙宗壽還復出參議總兵楊文軍事經畫守衛撫輯蠻獠鐸重厚慎密靖廉不妄取予上初起兵時即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鐸上念鐸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

勝不動聲色而政務自理人咸愛之

論曰唐公重厚少文獨受眷知簡導春宫有以哉

郁新

郁新臨淮人洪武二十二年除户部度支主事賜名新超陞户部右侍郎陞尚書凡十三年綜理周密而取民有節上嘗問天下户口田賦地理險易計數新答無遺謬時親王歲禄米五萬石他賜物又萬餘新定歲一萬石并定郡王將軍中尉主君禄建文中調兵食効勞靖

難後復戶部尚書永樂元年言淮河間多淺灘趺坡阻運舟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溪口趺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至趺坡上别以大船載入河至八柳樹諸處令河南車夫陸運至衛輝入衛河輸北京二年上屯田賞罰例三年卒

論曰郁公定諸王宗室詔禄之額及置漕艘淺船轉輸之制至今賴之乃者屬籍繁增禄入匱竭後將不繼漢

唐服窮親盡皆不得衣食縣官而四民之業俾得自效

載在典籍可考也安得起新與之議哉

詹同

詹同字同文徽州新安人元舉茂才異等為郴州學正避亂黄州事漢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甲辰兵下武昌來見授國子博士陞考功郎中丙午為起居注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雄才大畧後世

罕及吾每觀孔子之言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萬世師也吳元年上諭曰國史貴直筆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當直書勿隱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陞侍讀學士上嘗諭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皆明白簡易無深險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忠義感激近世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

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洪武四年陞吏部尚書上言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日歴傳于後世上從之命公與侍講學士宋訥為總裁官七年五月大明日歴成自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為一百卷公及宋訥又言日歴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

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天下後世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皇明寶訓自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録之隨類增入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未幾復為承旨翰林學士卒

開濟

開濟字來學一字學臣洛陽人以明經舉為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治才召試刑部尚書未幾

為真濟勤敏有為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行事稽
覈勤怠上喜賜大第十五年監察御史趙仁言曩以賢
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列置郡縣政績少聞又聘
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莫若考其經明行脩達於政
事者為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為一等量才授職
往代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二司覈其稱職平常
不稱職給文赴吏部再覈去留上覽其言謂濟等曰秀
才今徵至數千人宜嚴試授職濟等條議乞選有才識

文武之臣公暇延訪秀才以明經行脩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為中三科以下為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一算畫即有條理可為世守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濟議事謗言遂起竟暴卒

論曰開公以名世才通達政體言聽計從幸矣竟不免

于讒口讒說之塈有以哉

吳伯宗

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取士賜袍笏冠帶擢禮部員外郎命與學士宋訥同脩大明日歷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伯宗性剛直不肯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伯宗謫居鳳陽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辭甚剴切上得奏即召之還十二年進講東宮陳正心誠意之說明年改翰林典

籍工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除太常寺丞辭改國子司業又固辭忤旨貶金縣學教諭至召還翰林檢討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冬坐弟仲宴為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伯宗復為翰林檢討明年卒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論曰吳公以首科及第受知聖主簡直容勿可謂遇矣而旋起旋廢才不究用謂非命耶

吳沉

吳沉字濬仲金華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侍制應對失旨左遷滑源教諭未行改翰林典籍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上命沉為叙時撰千家姓沉為表進未幾考功劾怠事降侍書尋改國子博士致仕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為非禮自是布政使夏寅祭酒邱濬皆以封孔子王及謚為非禮

論曰吳公議孔廟事百五十年始行之讀所撰千家姓

多異其不見傳何也

劉三吾

劉三吾字如孫以字行初名崑茶陵人洪武十七年通政使茹瑺薦徵至老矣應對詳慎除左賛善歴陞翰林學士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咨議懿文太子卒上意在文皇問公對曰太孫年富子没孫承適統體也即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上遂立建文君為皇太孫十八年三月上省躬録上命儒臣編古

帝王祭祀灾祥感應可為鑒戒者為存心録既又命公

編漢以來灾異之應臣下者為書賜名省躬録二十六

年以婿趙勉為户部尚書坐罪乞免官未幾又復學士

上厭表箋多諛詞纖巧命公及右賛善王俊華撰定頒

天下尋暴卒

論曰劉公耄年遭遇潤色洪業翊賛經綸詞命典實卓

然名家可不謂有學有守者哉

今獻備遺卷五

今獻備遺卷六

明 項篤壽 撰

楊士奇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也少孤好學郡縣交舉皆不就革除間翰林脩撰王叔英薦之徵入翰林任編纂授齊府審理副文皇即位擢編脩時方開内閣命解縉黄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士奇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仁宗皇帝立為皇太子兼左春坊左

中允嘗於文華殿呈大學講義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二帝三王脩身治天下者皆大學之道上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以古為證庶幾易入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為說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此出宋儒胡瑗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士奇曰程子嘗言卦中六爻人人有用且王昭素嘗為宋太祖言之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皇太子嘗閱文章正宗喜之士奇曰德秀真儒

其著大學衍義尤有益君臣皇太子叚視命刻之饒州人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説上怒曰此儒賊也羣臣請罪之士奇曰當火其書毋令惑人從之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以嶺南藤簟諸物將遺廷臣或得其目以進上閱無士奇名獨召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廷臣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病偶不與為物甚微受否亦未可知上意乃解禮部尚書鄭賜為侍郎趙𤥨所間憂搆疾暴卒上以問諸臣士奇曰

賜病數日但未敢即安耳上曰微汝言幾誤疑之賜本君子第才不足耳六年冬詔廵狩北京命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曰道中供帳皆已自備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善之奏用儁言明年駕幸北京皇太子監國命士奇同蹇義等輔導賛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薫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耻除兇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

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後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講道之暇兩漢詔令皆可娛意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皇太子曰儒者作詩否士奇曰儒者固作詩然儒品不同有道德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此皇太子喜讀易命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士奇因進曰易固為卜筮作然脩齊治平之道悉具請編緝以備觀覽書成名曰周易大義九年上還南京召問東宮果何如以孝敬對使言其實對曰有

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閲每進御用物皆親閲封識車駕北征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即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其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付託之重上悦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是上以問羣臣曰正旦日食行賀禮否禮部尚書吕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大變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

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還自契丹者言彼是日罷宴仁宗悔之今宜免賀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聞高煦有異志疑未決獨召問士奇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遷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疑之惟陛下善處以全大恩上默然後數日悉得其狀大怒縶之西華門内皇太子力救乃命削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邇即

作禍可朝發夕擒也是年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以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居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合下有六字未書授士奇筆足之遣人持赴陵所遂以宸翰賜士奇上命擇廷臣侍皇太孫講讀士奇以儀智薦衆老之士奇曰智道理明執守正老成正大廷臣無比上曰智雖老識大

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旦日食宜免賀可謂得人矣仁
廟即位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進少
傅詔減冗費惜薪司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香
炭之用士奇奏減其半尚書吕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
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偏語
羣臣易吉士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衰服後仍素衣冠絰帶者數月
今可遽即吉乎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

士竒武臣惟英國公張輔如上所服既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吕震奏當易服梓宫在殯吾豈忍之士竒所執是也張輔知禮文臣乃不如邪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士竒奏言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不報士竒復極論之陜西按察使陳智亦言畜馬不便詔止散馬已領者准官員乘馬例勿責其息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常以事忤旨後

陛為湖廣按察使因他事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得罪者
陛下即位多宥之令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上即命罷
治仲成大理少卿弋謙言事過激上免謙朝士奇曰陛
下使謙因言取咎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遂令朝如常
且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上賜璽書加勞且製楊貞
一印賜之上嘗論科舉事曰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士奇
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人北四十
人則無遺材矣宣廟即位遂行之元年高煦反上親征

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請移師襲趙王上問楊榮榮贊決之士奇不可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有罪者固不可恕無罪者自宜加厚上不懌而止駕還言者猶未已上皆不聽特召士奇問之對曰趙王於陛下最親當思曲加保全之豈可惑於羣臣乃命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璽書往諭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二年安南黎利乞立陳氏後上召士奇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數年來兵民困于交阯極矣願勿疑上意遂決七年建議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使薦舉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軍民中有才行卓異及智勇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非鯀殛禹興之意也上皆從之正統初數上書言軍國大計多見采聽進少師柱國八年卒年八十贈太師

謚文貞士奇有文學立朝四十年公正不阿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取人必先徳行而後才能總裁三朝實録悉徵諸實尤篤於故舊解縉尹昌隆之死言於仁皇皆存其後所著有三朝聖諭録及東里文集行於世

論曰世稱相業必曰三楊而文貞尤為稱首歴事五朝既專且久其所匡贊動必以正可不謂貞乎夫其勲徳文學人已罕儔而休休樂善無少媢嫉斷斷大臣庶其

近之矣

楊榮

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也洪武末舉鄉試第一會試第三登進士擢翰林編脩文皇即位更名榮簡入内閣典密務榮年少警敏一日晚上出右順門召内閣諸臣獨榮在上出示江西三司所奏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初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

即加兵及是奏至上諭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勑褒觀
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不足褒從之時四方事
殷上時至閣中閱所治稱旨進脩撰復進侍講五年奉
命往甘肅視邊還稱旨七年春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
福奏言托克托布哈等率所部來歸命榮馳往處置還奏
上悅命持節即中軍封福為寧遠侯八年扈從北征巴
尼雅實哩重脩高皇帝實録為總裁十年甘肅守將西寧
侯宋琥奏叛冦妻達罕逃居齊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

豐城侯李彬鎮陜西勅彬勦之且命榮往與彬計度可否還奏餉艱沍寒小醜不足煩王師命罷征亡何叛者復歸十一年從狩北京十二年扈從征衛喇特既還脩性理五經四書大全榮為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扈從北征是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集民兵可徵用工出奏示榮對曰陛下命罷之已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遂寢三殿災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尚書夏原吉以兵餉不給坐繫

侍讀李時勉數言事上怒榮悉為辯解兩從北征軍務悉以委榮中道軍餉不繼請班師詔可浙江奏麗水政和山寇刼掠請合兩省兵討之榮言愚民為有司所苦耳願遣使撫諭不足煩兵上從之師次榆木川文皇帝上賓凡喪禮軍務悉決于榮馳歸報仁皇帝即位進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陞工部尚書賜繩愆糾謬銀圖書文廟暨仁廟實録皆榮總裁宣徳初高煦反榮首勸親征扈從討平之馬騏激變交阯黎利叛

偃兵息民榮有力焉是年八月車駕廵邊至遵化聞敵
逼塞下以道隘師難竝進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
臣獨榮從旣還陞少傅正統初脩宣廟實録榮復總裁
書成進少師五年謁告還京道卒贈太師諡文敏榮閫
疏果毅遇事當爲奮前不疑議刑辟片言立決務歸寛
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甞少怠於四夷邊徼事及
邊將勇怯靡不通知内篤孝友睦婣之行喜賔客濟窮
恤患無問疏戚貴賤大小皆歸心焉所著有北征記及

文集行於世

論曰文皇帝頻征朔漠文敏輒扈從與密謀善斷大事當是時稱西楊文學東楊政事國家有大議文敏一言決之彭惠安公賛文敏曰文武通才信矣哉

楊溥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也登革除庚辰進士授翰林編脩永樂初仁宗皇帝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兼編脩一日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溥進曰釋之誠

賢然非文帝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爲事類以獻仁廟喜甚賜書褒美漢庶人搆陷宮官下錦衣獄十餘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上命叵測方勵志讀書不輟每對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甲辰仁皇帝嗣位榮擭釋拜翰林學士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宣德正統間入内閣歷官少保兼禮部尚書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時名臣稱三楊文貞江西人爲西楊文敏因居第爲東

楊而溥以郡望每書南郡乃號南楊溥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鄉試時胡儼典文衡批其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正言不效公孫弘阿曲也遂薦第一世稱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溥在禁垣執門生禮不衰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論曰文定遭讒幽繫十有餘年苦心力學不改故初卒致通顯居高思危謙虛下士靖共事君迹其勳德亦文

貞文敏之流匹也世稱三楊詎不信然

今獻備遺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今獻備遺卷七至十二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今獻備遺卷七

明 項篤壽 撰

解縉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也少穎悟絶人日記數千言終其身不忘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廷試所對策過高讀卷者抑寘三甲時兄綸及妹婿黄金華同登第高皇帝喜授綸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數召見論議上

諭縉曰爾試舉當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即具奏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令不必數改刑不宜太繁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人無所措手足矣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

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别以備勸戒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祀天宜復掃地尊祖宜備七廟太常不可肄俗樂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宜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以正風俗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令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令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

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如吕氏鄉約及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以為民表而教化興矣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勅有司以時脩城浚濠教民以農隙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異材脩復書院以養賢極刑之禁慮有遺材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書奏上奇其才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怙勢不法縉上章劾之泰雖獲宥而直聲益振上慮縉為衆所傾召其

父諭之曰人才甚難大器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復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歸其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數歲髙皇帝上賓赴臨忌縉者謂赴臨非詔旨坐謫河州歲餘召還以為翰林待詔文皇帝初首問縉既見寘諸左右深信任之凡詔勑及大制作悉出縉手每預密議寵賚殊厚陞侍讀進侍讀學士上初與武臣邱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焉皆請難功臣也武臣咸請立髙煦上

不聽獨召縉密議既定秘不發明年冊立仁廟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拜縉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又明年福等初議頗泄高煦譖於上遂出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而李至剛復誣縉改交阯八年入奏事京師時文皇帝北征見仁廟而歸駕還高煦言縉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病死獄中仁廟即位特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縉負奇才名聞中外嘗脩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性孝友重義輕利篤於故舊

喜引拔士類文翰皆精絶嘗語人曰寧為有瑕玉不作無瑕石中人張興恃寵咎人於左順門下縉過之厲聲叱曰御座在此敢爾横邪興俛首歛退同官有失在上前率引為已過文皇帝嘗與縉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八名命各疏於下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黄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

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廟曰李至剛朕所洞燭餘徐驗之仁廟因問縉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復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廟出其所奏十人者以示楊士奇且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

論曰昔賈生通達國體遭遇漢文坐困絳灌廢死長沙解公論奏切中世務皆可施行人倫檢鏡十不失一遭際兩朝不數年遂參大政可謂遇矣甚哉讒人之罔極也語曰高才不達直木先伐何足恠哉

胡廣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革除庚辰擢進士第一賜名靖授翰林院脩撰文皇帝入正大統復名廣拜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為上所知一時制命多出其手詔脩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命廣總裁扈從北征出居庸入大漠
王師所至皆廣所紀癸巳再扈從出塞禮部郎中周訥
奏請封禪羣臣多以為言上皆不聽廣作却封禪頌上
之丁母憂召還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
惡外親為民厲耳遽詔罷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官如
故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仁廟初加贈少師

金幼孜

金幼孜者名善以字行臨川人洪武末中進士乙科授

戸科給事中文皇帝即位改翰林檢討簡入内閣陞侍講昭皇帝在東宫時作春秋要旨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徳兼侍講七年駕幸北京及累征北漠幼孜多從陞翰林學士仍兼諭徳詔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為總裁官預脩髙皇帝實録十八年拜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二十二年復從北征士卒多道病思歸文皇帝問羣臣幼孜具以實對請班師上從之會宫車晏駕凡喪禮軍務皆幼孜與楊榮決焉仁廟即位進戸

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士尋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賜銀圖書文曰繩愆糾謬洪熙元年兼禮部尚書有詔法司論死罪多冤抑者自今臨決必會大學士同審幼孜與焉宣廟即位脩兩朝實錄為總裁宣德六年卒所著有前後北征録

論曰胡金二公皆以文學遇主致身清華即鴻議密謨不可得聞而胡却封禪金勸班師持正不足多乎

胡儼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也洪武中會試乙榜授華亭教諭改授長垣上疏乞近地便養親詔許之改饒之餘干遂著為令已卯薦陞桐城令政務便民奏免積逋邑中多虎禱於神害遂除嘗督漕至三山值大風雪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之全活者衆捕蝗道見餓死者命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風雨大作所全活數百人壬午文皇帝入正大統召試稱旨授翰林檢討陞侍講簡直內閣凡有顧問必審度而對甲申陞左春坊諭德尋

拜國子祭酒庚寅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皇太孫監國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覆開陳及官祭酒以身率士文皇帝甚禮重之幸太學賜坐講經賚予優渥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戍以儼言獲免洪熙間引疾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二十餘年以德望重天下正統八年卒

論曰胡公以身為教不言而諸生化之語曰前有宋胡後有李陳信哉

黄淮

黄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進士為中書舍人請難初召見訪政務稱旨每朝解縉及淮立御榻左備顧問論議密務令入内閣專掌制勑既又選五人與共事名直文淵閣上北征長沙妖人李法良反遣豐城侯李彬及淮侍太子擒法良十二年坐奉表迎上不敬逮詔獄凡十三年獄中有省愆集自省録獻陵即位出獄中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入内閣獻陵大漸太子在

南京未至中外洶洶西楊及淮佐鄭襄二王監國傒太子至憂危嘔血宣德二年請老上賜苼父來謝賜遊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諭淮曰明年朕生日卿其復來至期淮至上喜八年適禮部會試命與學士王直充考試官正統十四年卒年八十三謚文簡永樂初黨獄大起南人避北官者又有編戍法淮言不可阿嚕台歸欵欲并女真吐蕃東西諸部落聽其約束請朝廷出誓詞鐫

金定集諸國磨酒中飲為盟衆議且從之公言邊塞勢分易制併力一心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文皇善公言顧左右曰淮如立高岡遠覽爾輩直平地見目前耳初同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没詔獄惟西楊秉政最久東楊謀幄最密竝總脩累朝實録而淮圜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

高穀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

二十三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為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薦充講官脩實錄景泰初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是年邊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毅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袖入朝傳示羣公卿言官疏聞上詰匿名書從何所得毅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毅自縛闕下下詔獄上亦不深罪遂榮也二年進少保東

閣大學士明年廢東宮立懷獻為太子穀悲憤不敢爭加太子太傅亦不敢辭是時内閣不相能上疏言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得人遂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大理卿蕭維禎庶子王恂入内閣上令詢鼎侍經筵文遂得入内閣文既入内閣又輒與穀相擠五年勑穀視南畿灾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鄉試官劉文介公

儼上令轂覆試轂曰貴胄與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為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英宗曰轂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輙左右朕轂無他腸可致仕轂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没未幾子孫貧窶方毅端靖潔廉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成化初姚文敏既請謚王佐鄘埜又上言轂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孜孜為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力主

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得贈太保謚文毅

論曰黃文簡勤慎詳密見危能安高文毅廉靖端方臨難不懼迹其保護儲宮十年瀕死力主迎鑾以忠謹稱可謂大臣也已

呂原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

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
劉儼及原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景泰中倪謙
及原教内官黄賜等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
命二人講倪講詩國風原講書堯典上悅問二人官謙
對臣左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臣右中允兼侍講上又
問中允講讀官品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
令左右取官制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
允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跼蹐乃爾二

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後至館輒

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天順初改通政左參議仍兼侍

講入内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寵用事知敬原朝會衣

青袍亨笑曰行為先生易緋不答未幾岳正暨原列上

石曹罪狀疏留中不發曹石恐謀摘承天門災詔中有

訕語上大怒召對近臣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

右正何也岳既去原得留與李賢同在内閣李通達見

事立斷原守正謹恪稍濟之持重脩大明一統志充總

裁官居母憂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

論曰呂公醇德至列曹石罪狀何其直也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信矣惜以弘德淪促齡謂非命耶公子太常憲憲子京兆言言子鄉貢進士科進士程及穆皆以文學行藝紹其家聲科既死室無寧歲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今獻備遺卷七

今獻備遺卷八

明 項篤壽 撰

蹇義

蹇義字宜之重慶巴縣人也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受知高皇帝奏對稱旨初名瑢偶奏事畢上問曰汝蹇叔之後乎御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革除年擢吏部右侍郎文皇帝即位轉左侍郎尋陞吏部尚書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義言損益貴適時宜

上從之或有譖義者上不聽永樂二年冊立仁宗為皇太子以義為詹事七年駕狩北京輔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邊遠奏請達行在所餘悉啟聞處分義明習故典識達政體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命兼禮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有詔起復詣北京謝上慰勞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巡撫應天諸郡問兵民疾苦及文武吏賢否而陞黜之義言國家多事過以法繩吏人將不勝乃黜

其太甚者數人餘弗問兵民利弊當興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即位進少保兼吏部尚書尋進少傅又進少師賜
銀圖書文曰繩愆糾謬宣宗即位監脩兩朝實録成賜
白金文綺鞍馬扈從征庶人高煦還寵賚甚厚復從巡
邊既還上憫義年老不欲任以煩劇乃輟吏部事日侍
左右備顧問繼賜銀圖書曰忠厚寛弘以象德也賜第
大明門内累命中貴人進式皆不稱上親畫圖以命工
戒十日落成歷少師九載考滿降勑褒諭賜宴禮部宣

德十年薨于位贈太師謚忠定

論曰蹇忠定歷事五朝以忠實受知遇文皇北征委以
國事不動聲色而天下宴然官冢宰者幾三十年取人
先純朴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士風吏治龎厚可觀秦
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公有之矣

夏原吉

夏原吉字惟喆湖廣湘陰人也父時敏洪武初以布衣
徵授湘陰教諭毋廖氏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原吉

以鄉舉士入大學選入禁廡寫誥高皇帝幸書所見原吉丰儀及書法特賜襲衣復命人窺諸書生原吉端坐正書儼如上前使者還報上心喜之授戶部四川部主事陞戶部右侍郎充採訪使廵撫福建所過考察吏治咨訪民隱人咸恱服時楊榮在諸生中公識拔之出鎮靳州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踰月陞尚書永樂初兩浙諸郡大水三奉命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黄浦東北入于海水患乃息民饑奏發廩

三十餘萬石賑之召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省浮費均
出入平賦役禁勢要中鹽及富室專錢鈔之利革包攬
戒侵欺清倉場廣屯種皆宜定立規制以頒行天下上
嘉納之四方有水旱災異必以聞嘗手書倉庾庫帑及
丁戶田賦盈縮之數袖中檢畫上臨朝問天下糧儲幾
何原吉具對不爽上益重之時賞靖難功大封親藩討
邊境建宮殿增置武衛百司所費億萬處之裕如不以
擾民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督運仍給官校得

從便宜顧善拊循人樂盡力七年扈從巡幸北京命兼
行在禮部都察院事復兼刑部上親征北地皇太孫留
守北京命原吉輔導兼掌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事
庶政脩舉京師肅然扈從還南京尋命輔皇太孫周行
鄉落以觀民俗至村店取虀黍先嘗以進皇太孫皇太
孫為嘗虀一莖黍數匙有犯駕者皇太孫欲罪之原吉
言上命所至毋擾民罪之非上意也乃止召見鄉老長
令陳民間疾苦賜高年帛表節義給孤獨駕還有兎逸

出道左太孫將馳射原吉進曰豐草中多狐鼠穴縱騻
駬御習能保不測之蹶乎太孫為罷射初上命指揮周
敬邏從卒擾民者敬執數人太孫使釋之敬不肯太孫
召縶敬原吉進曰上有命而卒違之不罪而又縶執者
是重違命也不如釋之因而厚賜以勵其直太孫立出
敬勞以羊酒輔皇太孫閱武于郊考九載滿上親宴于
便殿監脩高皇帝實録十九年三殿災詔求言主事蕭
儀言徙都北京非便上震怒寘之極典而六科十三道

相繼言之上命諸大臣與言官跪午門前對辨親御門樓視之都御史陳英等迎合意旨抗言御史給事中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重罪上命中人出問對辨云何諸大臣皆紛然啐罵言官妄言原吉獨從容奏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上寀命中人復問原吉對如初上兩宥之或咎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衆嘆伏交阯平上問原吉陞賞孰便對曰賞費一時有限陞費後

日無窮臣誠愚多陞不若重賞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原吉諫止之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原吉拜長揖而已上曰卿何木强耶山東唐賽兒反逮至妖黨三千餘將盡誅之命原吉審録皆商人被脅非真賊奏請原宥詔可衆遮道呼原吉曰公生我原吉叱之曰爾等罪當誅此上恩也陜西賊僞稱金輪王報至上議命將討之原吉言亂止數人脇從者衆若遣將必多殺以希功請遣廷臣慎重有謀者往擒其首餘當自定從之谷庶人

謀逆上問長沙居人通謀否對曰謀出自彼何預居人
臣敢以百口保之竟免究上將親征北地原吉言今邊
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繫内官監獄仁廟嗣位
即日復戶部尚書加少保未幾加太子少傅尚寶袁忠
徹以相術得幸文皇帝上以其言不遜首欲誅之原吉
曰忠徹言誕罪固當誅令山陵未畢而遽刑近侍柰先
帝所愛何乃罷忠徹官賜繩愆糾謬銀圖書侍講李時
勉廷諍過激上大怒原吉曰時勉小臣言過豈能損聖

德願少霽威下法司議罪從之宣德初監脩兩朝實錄
高煦反上親率六師擒之原吉扈從還賜白金文綺及
閣人三復賜金銀圖書八其一曰含弘貞靜葢象德也
嘗侍遊西苑詔騎從原吉騎後乘輿甚邇從者私相問
曰前龍衣而鬚者非至尊乎上聞之還顧原吉恐懼下
馬頓首謝曰天威咫尺而臣不能肅下罪萬死上笑曰
朴實哉卿隷也人賜鈔十五貫復命登御舟遊太液池
上顧謂原吉等曰以操以御羣卿之力君臣之義休戚

是同上射旣獲之旣烹上躬割以啗原吉且手酌玉觥以嚼曰卿於朕啟沃良多今老矣扈從巡邊還賜寶刀上念原吉春秋髙命解職務而仍其禄朝夕侍謀議恩遇益厚家有御賜名馬性甚靈每召命將至輒跡嚙闥者以報原吉具衣冠出而中使至矣上嘗命尚方賜原吉翠甌一旣拜賜上笑曰卿夫人得無競乎復加賜一又命製束髮小玉冠二上用其一以一賜原吉曰使卿之子孫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薨贈太師謚忠靖原吉

孝友德量寛弘人莫測其際吕尚書震為子乞官上以問原吉請與之或謂之曰彼昔奏公公忘之耶原吉曰吾自得罪彼何與焉平江侯陳瑄靖難時嘗欲害原吉後原吉薦瑄總漕又内賛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敬服嘗言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每論大政決大疑皆從容裁決莫能易也薦人自布衣至公卿其人不知引用周忱黄福李隆論救尚書郭敦金濂都御史劉觀及郎中李暹諸如

此類不能盡述焉

論曰北都初建庶務草創大者如宮殿諸司封建征討財用四出而夏公從容經畫節縮浮冗以資計度天下晏然留守北京兼理諸曹繽紛厖錯迎刃而解贊襄帷幄無非讜謨薦引士不啻己出與忠定同德同心可謂謀斷兼資才德並優者矣

胡濙

胡濙字源潔常州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乃黑在娠母

李氏夢僧以花遺之覺而生濙亾何有僧來索觀濙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後身也命我來見以笑為驗今果然聞者異之洪武庚辰登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改元奏對稱旨陞都給事中丁亥文皇帝察濙忠實可託命巡遊以訪異人為名凡十有七年轍跡幾遍天下雖窮鄉僻邑無不到者在湖廣尤最久丙申還朝進禮部左侍郎復出巡浙江癸丑自沔襄還朝時文皇帝征北境駐蹕宣府馳謁行在所上方臥不出聞濙至喜甚起

見濙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郡縣民情休苦悉陳說上欣然不復疑慮比退漏下四鼓矣仁廟監國時飛語上聞上屬濙往察之濙至即所見七事皆孝敬密䟽以聞上覽之大悅仁廟即位聞濙有密䟽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一日閱章奏得濙密䟽深嘉之章皇帝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官如故還任行在禮部事宣德改元進尚書高煦反濙贊上親征事平受上賞賜第給閽者戊申賜銀章四生日賜

宴於其第八月扈從邊己酉命兼詹事府事五月扈從
北廵辛亥命兼行在戸部事御製詩賜溁及蹇義楊士
奇楊榮四人而已因賜宴盡醉而罷新建禮部成命光
祿設宴大臣皆往賀溁立石廳事以紀之每燕見上輒
問曰卿有何言奏入即施行之正統初寵任益隆凡軍
國重務溁悉與聞已已上親征北地留守京師進太子
太傅景泰初進少傅兼太子太師英廟復辟以老致仕
家居七年卒年八十有九卒之日常守卓天賜夢溁來

辭已而聞訃大異之贈太保諡忠安濙寛和樂易敬慎廉靜立朝幾六十年歴事累朝十知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平居無疾言遽色雖庸夫孺子皆知為長者所著有芝軒集

論曰胡公碩德歴事六朝並受知遇即其忠勤篤棐夙夜匪解晝接蕃庶冠絶百僚有由然矣説者謂為潞公之儔信哉

今獻備遺卷八

今獻備遺卷九

明　項篤壽　撰

黄福

黄福字如錫東萊昌邑人也洪武甲子以鄉舉入太學初授項城縣簿歷陞龍江左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高皇帝奇其才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永樂初治齊黄離間之罪李景隆於上前指福為姦臣福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則非上知其為人不問遷左侍郎陞工

部尚書初建北京置行部時北方歲用兵民敝甚改福為刑部尚書以撫之交阯平郡縣其地建三司總之而以福兼掌布按二司印福視民如子交人愛戴之中官馬騏怙寵肆虐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上深知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奏遂寢居交阯十九年仁宗登極上六事悉見采用召還交人扶老攜幼號泣送不忍别宣德初馬騏激變交阯時兵部尚書陳洽代福鎮交累奏乞還遂福蓋以交人思之深也復命福以往而黎

利已叛朝廷命將討之及戰王師失利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下福諭以順逆利害賊無悔罪意然終不忍害福其酋長餽以餱糧白金以肩輿送福出境至龍州悉以所餽歸之官既還拜戶部尚書命偕平江伯陳瑄董漕運江南上言足食足兵省役三事上嘉納之尋改南京戶部尚書正統初進少保仍兼尚書叅贊軍務守備南京五年正月五日卒福性鯁直初宣廟命觀戲對曰臣性不好戲命

圍棋曰臣㓜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圍棋上默然
論曰黎利之變陳洽柳昇皆大臣死賊手黄公獨免其
惠澤誠固結其心也孔子曰忠信蠻貊可行信哉

張本

張本字致中山東東阿人也洪武中以國子生擢江都
令靖難兵至率民治戰守具母夫人曰此天命也乃詣
軍門朝内難平陞知府進江西左參政以材譽召為工
部左侍郎坐累謫交阯還拜刑部右侍郎仁宗皇帝初

嗣位曰張本特立不阿拜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明年召見言國家大計遂留行在兵部宣德初高煦反
上親征罪人既得命本撫輯其衆而録其餘黨兵政久敝姦人以貨脱伍籍而援平民實伍者甚衆本請擇廷臣釐正之尋命兼太子賔客復命兼户部事宣德六年
正月八日卒
論曰張公即無赫赫名而搜蠹舉墜歴四曹可謂孜孜奉公者矣死之日家無餘藏清脩不足多乎

虞謙

虞謙字伯益鎮江金壇人也洪武中以太學生擢刑部郎中陞杭州知府永樂初召為大理寺左少卿尋陞左副都御史命廵視淮楊旱災至則疏民所苦請發廩賑貸官為贖還所賣男女皆從之復命督兩浙蘇松諸郡運賦建議丁多糧最少者運北京丁多糧少次者運徐州丁糧俱中運南京淮安丁少糧多存留本地倉廵撫浙江察廉糾貪上言十數事多見施行仁皇初曰大理

天下之平也乃擢謙為卿先是都察院論誆騙罪准洪武榜例梟首謙言比奉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誆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上曰虞謙言是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康視還言主典者故多侵盜縱火自蓋追逮幾八百人考掠誣服論死者衆謙白于上得減論凡所上獄皆親閱之必求其平大辟尤慎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有詔求直言謙上七事其一曰得人則興非人則隳人主之職在擇人耳其二曰教育人才本

在師範不惟其備惟其人三曰都察院職司耳目典綱紀今專治獄非設官本意四曰國用空乏宜預為備五曰畿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給無馬郡縣以蘇之六曰鈔法不通出多入少故也多收少出則民重鈔鈔自通矣七曰京師中軍民雜處故多盜宜勑五城兵馬司立甲伍之法互相覺察皆中時弊謙偉儀貌瀟灑不羣工詩所著有玉雪齋稿

論曰虞公為廷尉以廉平稱其所讞獄故多平反與深

文重入者殊蒼鷹乳虎此何為哉

劉季篪

劉季篪諱韶以字行浙江餘姚人也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使雲南四川朝鮮餽遺一無所受事聞賜衣鈔陞陝西左叅政陝有逋賦嘆曰民積歲不能輸為人父母忍督責之邪下令緩征民感激假貸以輸陝不產硇砂而歲有課額為奏罷之洪渠水溢為民患乃設法治堰水不病民召為刑部左侍郎獄多平反尤重民命善斷

疑獄永樂乙酉纂脩大典命季箎討論裁決人多服之庚寅坐失出人罪左遷兩淮鹽運副未行改工部營繕主事躬勤治職不以崇庳為意性清素好學工詩癸卯卒

論曰劉公用獄詳慎卒以失出坐貶經曰寧失不經觀過可知仁矣

今獻備遺卷九

今獻備遺卷十

明 項篤壽 撰

張輔

張輔字文弼河南祥符人父玉元樞密知院洪武初歸附累官兼山護衛指揮同知以忠勇受知文皇帝戰死東昌追封河間王謚忠武輔雄壯有父風靖難時累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樂五年安南國王陳(闕)為其下黎季犛所弑拜輔為總兵帥師八十萬討之既入境賊

沿江列柵七百里水陸拒守輔督兵抜多邦城進攻交州入之乗勝蹙清化城覆其巢降衆十餘萬季犛遁入海輔屯兵鹹子關賊來襲擊敗之督舟師往攻斬首數萬級窮追竒羅海口生擒季犛并二子蒼澄以獻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戸三百一十二萬建議復古郡縣置交阯都布按三司統之凱還進英國公七年餘孽簡定復叛命輔帥師二十萬征之獲簡定于吉利柵之山而歸九年陳季擴倡亂復陳氏輔承命再往賊聞王

師至走海洋據險荷花口進兵攻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伺輔偵知之下令軍中羣象來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擒斬無算禽陳季擴獻俘京師留輔鎮守餘寇悉平召還仁廟即位進太師宣德初漢府密遣人與輔謀輔縛其人以聞宣廟益重之寵賚無虚日天下倚以為重四陲莫不知名正統間王振專權獨加禮於輔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追封定興王謚忠烈

論曰定興王善用兵三犂交阯可謂壯矣第建置省會郡縣不數年而復失大喪師徒文武大吏皆死賊手惜哉嘉靖中莫登庸篡黎命將問罪莫氏面縛降因命為都統神武不殺其斯之謂乎

陳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也父聞洪武中累官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瑄隨侍焉弱冠習兵法善射嘗從大將出郊遥望孤鴈雜鵝羣中命從者輪射不中最後命瑄一發斃

之有鴟翔於上應絃而墜屢試之皆奇中蜀府初建宮城遣將伐材於山皆後期且材不中度所經瘴地士多死者改命瑄別取善道七百里以入先期而還材皆適用士且不病從征南番及散毛鎮南有功尋襲父職父坐事謫戍遼東瑄伏闕奏請代行特詔父子並免復職從征越嶲討建昌酋長伊嚕特穆爾復從征餘寇賈哈喇賊數萬據險以拒官軍分三道瑄將後軍涉打中河由間道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以固士心遂壓

賊境賊憑險迎敵一日十三戰奪其險明日復大戰凡七合賊大敗出降械送賈哈剌于京師復會雲南兵征百夷累功陞都指揮同知進都督僉事文皇帝靖難師至江上瑄具舟迎濟封平江伯時北平軍儲未充命瑄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創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瑄善任使節勞逸秋毫無取於下漕舟所經島夷畏官軍悉閉匿瑄下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舟還值倭寇

刼沙門島瑄督兵追至朝鮮焚其舟殆盡殺溺無筭海
溢堋没隄岸起揚之海門歴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
奉命以四十萬卒脩之既建北京罷海運浚濟寧臨清
河通南北餉運建議造淺艖二千艘疏清江浦引水由
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淮河之險就管家湖築堤
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二壩潮港之湮鑿吕梁徐
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刁陽南望湖長堤開泰州白
塔河以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内鑿渠亘四十里以通

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於淮口作常盈倉五十以貯江南輸税於徐州臨清通州皆置倉以便轉輸自淮抵通州濱河置鋪舎五百六十八所舎置卒以道引舟縁河堤鑿井樹柳以便夏月行者凡有興作慮之周而為之國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仁廟即位應詔陳言七事皆切中時務其略曰南京國之根本宜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者皆宜擇賢使能賢

能在推舉推舉在覈實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廵天下考察有司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罷黜别選中外軍伍多缺乞勅五府兵部都司嚴禁私役就行清理老疾者令戶丁代逃者責限追補戶絶者除伍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歳如開平等處城不足兵兵不足食乞選武臣之有方略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日肄習之如有沃壤兼務耕守湖廣江浙及蘇松漕運北京甚遠

乞令運於淮徐收貯別令官軍運至北京則民力可蘇官軍漕運者財力殫乏所管頭目又别役以重困之乞加嚴禁上覽奏嘉納即施行焉宣德初鎮守淮安兼督漕運八年卒追封平江侯謚恭襄

論曰文皇定鼎幽燕據天下形勝以制禦北境轉漕東南其初海運多漂溺之患賴平江之功疏通河渠鑿石築堤江浙之粟皆踰淮歷濟灌輸京師誠萬世之利也時同事有尚書宋禮令竝廟祀濟寧

山雲

山雲字闕　徐州人也姿貌魁梧工騎射深沉有將略永樂中以指揮使從太宗征迤北功先諸將陞都督宣德三年拜總兵掛征蠻將軍印出鎮廣西先是守將韓觀頗喜誅殺雲繼之鎮靜寬仁而號令嚴肅賞罰必信親督兵與蠻賊韋朝列等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所向有功斬獲無算築永平等九堡宣武四城翀鋪舍五百餘徭獞屏伏居民按堵上嘉其功進都

督同知恩賚甚厚正統三年卒于鎮贈懷遠伯謚襄毅
雲有廉操帥府有鄭牢者老隷也性鯁直敢言雲進之
曰世言將不忌貪刹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
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稍沾汚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
也雲又曰人云土夷餽送不納彼必疑忿柰何牢曰居
官黷貨朝廷有重法不畏朝廷乃畏蠻子邪雲笑納之
其馭土官一以威嚴凡有征調符下立至無敢後期有
驚怖成疾者至死不敢歸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出死

力廣西人立祠祀之

論曰余聞永宣中都督韓觀山雲出鎮嶺西猺獞皆望風竄匿不敢出論考其行事信然世患無山韓耳何用黷兵為哉

郭資

郭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為戶科庶吉士試主事總部曉練錢穀陞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𠫵議進布政使靖難兵起資獻策防禦已而留侍獻

陵居守李景隆改北平晝夜扞備轉給餽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上曰資朕蕭何也建北京置行部與雒僉並改行部尚書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復為戶部尚書時百興皆資調度獻陵即位立東宮兼太子賔客陞太子太師致仕宣德三年夏輟部務明年召資以太子太師致戶部事免朝參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茌平伯金濂沭陽伯

金忠

金忠鄞人少慷慨負意氣靖難兵起布衣田冠上典謁
召見言舉大事人材為急授署紀善侍帷幄贊戎務陞
署長史靖難後陞工部右侍郎治事北京永樂二年召
入兵部為尚書儲位未定上密問忠歷數古昔嫡孽故
事對上喜賜公大鏹又曰詹事宮端汝以尚書兼詹事
幸善調護佐太子或謗廷臣及宮寮過者上密令忠察
之每白其誣上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保無他即如人
言臣甘連坐以故全護者衆每導人寬愛無為苛刻公

事輙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為己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俸賜有餘周賑鄉族仁皇初念忠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為翰林檢討

儀智

儀智高密人洪武中薦為教官知高郵州陞知寳慶府永樂二年陞通政兼右中允未幾陞湖廣布政使三年入侍郎禮部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請賀如常智執不可上令擇老儒侍太孫議未決顧太子問曰講讀得

人未太子應曰舉儀智未決上喜曰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議免賀智可用智寛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輙别白為太孫陳説不屑附會年八十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謚文簡子銘字子新學于吳訥洪熙時為行在禮科給事中内府教書歴編脩侍講正統中為郕王長史景帝初出南京為禮部侍郎以立懐獻太子故加太子太保未幾召為兵部尚書尋掌詹事府事卒贈太師謚忠襄

論曰世所稱三忠襄者郭習錢穀聲齊鄺侯金定策甚
儲與留侯比隆儀以靖謹侍春宮負園綺之望焉可謂
名稱其實者矣

郭璡

郭璡北圻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為戶部郎官
宣德初為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為改名璡四
年代蹇忠定為吏部尚書五年冬上諭曰朕以用人付
卿卿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

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録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
允文材官録是也慎留意正統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
妨賢内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璡獨不可曰主上
冲年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
引罪乞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
如此衆是公言疏上盡留諸大臣七年請老先是宣德
初内閣謂用人之柄不宜專在吏部令三品以上京官
薦用方面風憲郡守至璡入吏部又令五品以上京官

薦用御史知縣人多嗜進覔薦至行金錢相請乞者言官論奏僅罷五品薦舉璡秉衡十四年名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為内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論曰君子之仕也以行義履道不越而已也是以榮莫大於守官顯莫過於達志行莫病於尸禄恥莫尤于内疚而中外崇卑無與焉夫郡之有守也以君千里長𦚨夫位尊而責重不可謂榮且顯也哉且今之所謂榮且

顯者紆金襲紫出入巖廊之上雍容高議終歲而無民
事是其身則誠足安也然未知其職之所共也是故侍
幃幄不能攄慮畢誠奉明主之弘休而規箴其闕坐廟
堂不能侃侃正色表儀羣工振清明恪慎之風司論列
不能察利害陳得失糾違弼直有端勁恭靖之節營營
于于恐難無疚于其心也至於敭歷州郡典司民牧苟
無所振施加䘏於其下則君之所畜以乂其民者將若
何而已也嗟乎其植之表者弗振而化導漸靡積輕重

之過哉是故先王之立政也擇才布位出入均勞逺邇一體中外第遷賢哲胥進勢無綦重焉故能杜僥倖之門絶財賄之途殺固寵之志僚庶旦暮無倦思媚庶民以承天子四海之内軌清紀順休烈弗闕而頌聲流浹也迨夫治之季也士大夫貴内賤外悦逸惡勞安冒進而恥事實居朝為尊親民為卑茍簡之習成鞅掌之嘆作君子病之而弗能返也嗟乎殆矣宣皇帝時加恵天下嚴親民之選乃畢閲要郡缺九守焉勅公卿廷議推

能得況鍾以下九人帝躬臨軒勑治錫燕賦詩世咸以九人者為榮其在郡則皆矢力布忠勤民善治蔚然為當時良吏是以上下豫康政不逾朝而天下咸度固憂民之效而化導之功也詎不信哉

羅通

羅通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十九年奉詔言事與六科官並謫邊知州正統元年陞兵部郎中三年從尚書王驥甘肅征阿勒坦多爾濟巴勒有功十四年冬邊報至

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荊關廷議並授僉都御史時景帝初面諭吏部誤云副都御史二人竟得為副都御史通守關有方略才警敏擒首人納延特穆爾提精兵五千南襲勦至拗羊山斬捕獲有功召入叅贊軍務理院事景泰元年給事中言通本河泊所官以內閣陳循薦其曉暢兵法尋陞副臺叅昌平侯軍務更蕪院事妨誤兵機不便是年通疏乞敕石亨楊洪各率精鋭馬步官軍亨自紫荊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

提督官軍堵塞關口脩理牆柞勦除邊患防護耕種通
又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敵勢德勝之賊近在都門斬
敵幾何陛六萬六千有餘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茍全性
命忌能憎言于公謙不喜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
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
皆給賞且乞罷兵柄六府部院翰林科道議乞留于公
亦言通志在滅敵為國計無他謙等宜同心協力勿互
猜嫌是年通乞下令擒斬額森巴延特穆爾喜寧者賞

萬金封公侯于公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邊人野無所掠擁衆以送駕為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揺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上以命通時昌平侯乞差文武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擡營䕶山西餽運大同兵部請命通意不欲行疏言于謙楊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奏下于公疏曰當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諳熟山西事情謙宜去上仍令通往三年冬通言敵恃馬力

出入塞下令額森使臣有馬四萬宜增價酬之價重則馬益至不數年邊馬自空此坐弱强敵之策也是年督兵逐走懷來至長安嶺又斬首有功龍門鵰鶚諸城殘破守將撤兵内徙遺芻糧數萬通上言敵來有鄉導欲奪芻糧守則軍力不足運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廷議戶部尚書金濂奏下通及總餉侍郎劉璉總兵朱謙共計上已而敵退請班師還京恊贊軍務四年上將傳要畧命以訓練將士是秋與蕭維禎並陞左右都

御史天順二年致仕弘治十八年隆慶父老奏已已之變通守關有保障功勅祠居庸關

論曰羅公明習邊事所向有功至謂德勝之捷録賞過濫于公不能奪之及懸畫搆額森策攜貳其與不亦偉乎

陳鎰

陳鎰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為御史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慈厚寛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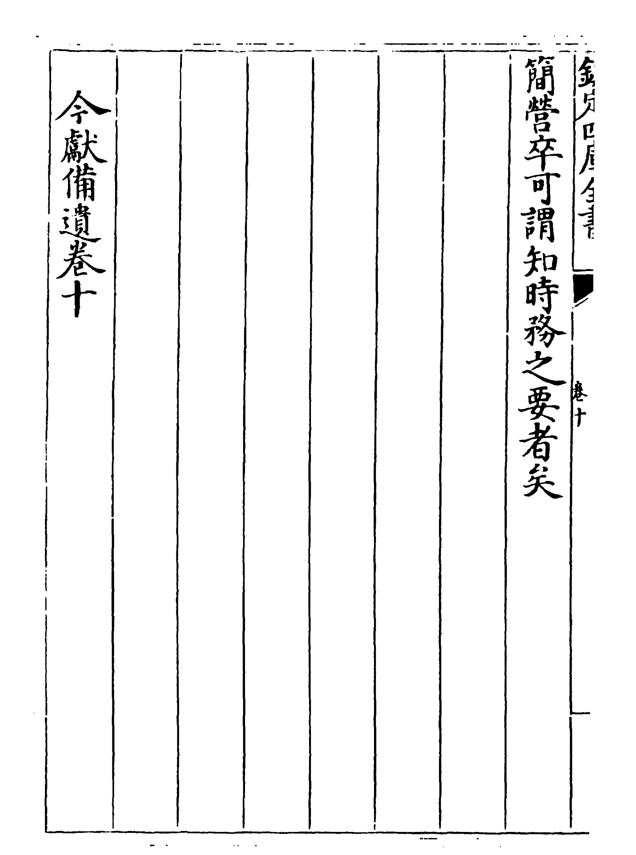
色專務安輯凡練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金濂入内臺正統元年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在陜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鎰至即雨雨久至必霽人益愛戴之召入臺為右都御史與王文共事正統景泰間文與鎰更出鎮陜西已而文當代鎰入陜御史為文上疏言文風采乞留内臺耿清惠以侍郎出代鎰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謚

僖敏陜人尸祝之

馬昂

馬昂字志髙滄洲人鄉舉入國子監授序班正統二年薦陞監察御史整勅大同兵備八年陞刑部右侍郎改副都御史叅賛甘肅軍務劾都督王喜罷遼東守臣貢駝馬齊勤蒙古罕都諸蕃掠去昂出戰擒大酋索諾木奔景泰初病乞還朝勒致仕四年薦起總督軍務代盬山兼巡撫兩廣擒僞將軍周鐵等三人陞右都御史七年

平斗峒賊轉左都御史天順元年致仕入見復留命巡
視山西還院二年陳汝言坐贓下獄論死代為兵部尚
書五年番寇陜西昂總督軍務與懷寧侯孫鏜西征師
且出會曹欽反與鏜擊賊賊誅加太子少保仍掌部事
裕陵每召對詢將官短長用邊鎮巡撫亦令南陽盟山
與昂議茂陵即位改戶部尚書與都御史林聰簡十二
營軍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少保謚恭襄
論曰陳僖敏鎮關中有遺愛恭襄所至有克敵功其慎



簡營卒可謂知時務之要者矣

令獻備遺卷十

今獻備遺卷十一

明 項篤壽 撰

周新

周新字志新南海人也初名日新文皇帝嘗獨以新字呼之遂更名焉國初以貢入太學選授大理評事以剛直稱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權貴皆畏之稱之曰冷面寒鐵公或以怖小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走匿擢雲南按察使未到官轉浙江獄因有寃繫久

者聞新來喜相告曰冷面寒鐵公來吾屬生矣新至即辨釋之有商自遠歸未抵家日暮恐獨行為盜所掠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商告以故旦求之無有也訴于新新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鞫之果然蓋歸語妻時為姦人所竊聽而是夜先往取之矣境中暴虎為害新為文以告城隍須臾虎詣堦下伏罪格殺之道行者蠅蚋羣聚馬首尾之見一暴屍及一鑰一小木私記收之乃令人市布取入比印號不同者即發還已而

得同號者捕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人給之家人大驚時商去家已二年始知為盜殺也發奸擿伏類此嘗巡屬縣易服色以入觸怒縣官收繫獄中盡知一縣疾苦明日迎按察使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免冠伏謝罪竟按黜之由是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莫敢肆一日同僚以鵝炙餽新新懸之後有遺者指以示之其僚有受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否朝廷命錦衣千戶如浙拏贓吏即受吏贓新時進須知遇諸涿州捕

之繫于涿獄千戸逸走詣闕下以聞上怒令馳驛縛新

既至伏丹陛下猶口口歷數其罪不已上愈怒命肆諸

市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是夕奏文星墜

上甚悔之

論曰以新之勁直而獲罪明主古云太剛則折新之謂

矣新之事傳者頗少南海彭叅政森有冷面寒鐵公傳

其所稱怪異不經不足信也

陳誘

陳諤字克忠初字一諤廣東番禺人永樂六年舉鄉試入太學八年擢刑科給事中舉劾權貴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上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論事觸上怒落職罰脩象房同事者先治完降官去諤貧不能雇役躬治之甚力值駕至觀象上問治屋者為誰諤前俯伏具道所以上憐之命復其官搏擊愈甚十一年

奉使雲南擢順天府尹政尚嚴察嘗出行誤衝皇太子駕太子訴于上上曰陳府尹是父母官竟不問其優假如此既而執政者忌之出為湖廣按察使洪熙改元謫先以忤親王貶海鹽知縣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官人何在宜置輔導使人得聞過乃授荆府長史多所匡益上賜以忠良鯁直四字示寵異焉宣德三年與王不協遷鎮江府同知致仕歸正統九年卒于家

論曰陳公以犯顔敢諫屢瀕于死頼文皇仁皇之明顕

而復奮然竟齟齬坎壈其身惜哉

今獻備遺卷十一